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 彥火

楊振寧推薦她的小說

於梨華是海外華人有數的多產作家，影響很大，特別是她對「留學生文學」的貢獻，功不可沒。

楊振寧教授在《於梨華作品集·推薦序二》談到，他之喜歡讀於梨華的小說「基於兩個原因：一方面是她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；另一方面是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語法和句法，大膽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。」這是指於梨華的作品風格。

我覺得於梨華最主要的貢獻，是以小說的表現手法，通過各種途徑、各種人物和多個層次，深刻地表現海外無根一代的悲哀和對根的探求。

例如她的代表作《又見棕櫚，又見棕櫚》的男主角天磊，留學美國十年，勤工儉學，歷經艱辛，取得博士學位。為了尋根而返到台灣，後又因愛人意珊對美國生活的憧憬，最後不得不返美國，充分表現出海外知識分子的徬徨、迷茫、苦悶、無奈的心態。

《歸》的女主角柏琴，因婚姻戀愛受到壓力，被迫跑到美國，十年異國生活，使她對美式生活產生了厭倦，決意回台灣重拾舊愛——雖然她終於找到還沒有結婚的愛人，卻發現她與他格格不入，只得頹然返回美國。

《小琳達》則寫盡一位孤苦的女留學生的不幸遭遇和所受到的折磨……此外，於梨華對華人在美國掙扎、跌撞也刻畫入微，如《考驗》的男主角樂平，為爭取大學教席，可謂扭盡六壬，煞費心機，最後還要打官司。

於梨華對那些「軟脊骨動物」的留美華人，也予以有力的鞭撻，如《會場現形記》對那一批留美學人吹拍逢迎和向上爬的心態的描繪，栩栩如生。

《交換》寫一個漂亮的女人為了撈取遺產，不惜與體弱多病的男人結婚。

於梨華共出版二十多部著作，有「留學生鼻祖」之稱。

以這麼多的篇幅，廣泛地反映留學生的生活、心態，加上深摯的感情和細膩、流暢的筆觸，這是於梨華前一期文學創作的特點，如果談到海外寫「留學生文學」的作家的成就，於梨華不愧為其中的佼佼者。

（側寫於梨華之二）

■「留學生鼻祖」於梨華女士。一九八三年四月攝於香港九龍華國酒店。 彥火 攝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大連

離開遼寧省省會瀋陽，我坐高鐵到達遼寧省南端，也是東北三省最南端，人口達700萬的海濱城市——大連。

大連讓我難以忘懷的，就是她的清爽亮麗；她的清爽亮麗足以讓您在大連的日子每天如沐春風，讓您樂而忘返。

亮麗第一站，那是大連獨特而具標誌性的中山廣場。當我一踏進這直徑213米，向外輻射10條道路的圓形廣場時，頓時傻眼了：廣場核心內圍圍繞着的10座建築物竟全是典雅有致，美輪美奐的歐式建築，包含有巴洛克式、哥德式、羅馬式等風格各異的建築物，讓您如置身在古典建築博物館中；這些建築物已有百年歷史，但保養得宜，加上路旁羅馬式燈柱上花籃裡花兒綠草的點綴，讓大連洋溢着精緻雅韻，令人賞心悅目。

看過亮麗的古典建築，抬頭仰望藍天白雲之際，清爽隨之而來了：原來廣場核心外圍全是簡約明亮的現代化建築。大連現代建築的獨特之處，在於其眾多建築竟是獨樹一幟的藝術品，這些現代建築線條簡約，造型細緻卻又不失壯麗宏偉，更以光亮色彩營造窗明几淨之感。走在以藍色大地氈作背景的大連現代建築群中，滴滴清爽中有愉悅，點點美意中帶愜意，實為人生的一大享受！

除了建築，大連的廣場也是一絕。城市面積排名（全國）第九的大連，竟擁有58個廣場，名列全國前茅，擁有「廣場城市」的稱譽。大連的廣場星羅棋佈，廣場面貌恢宏開闊，明亮乾淨，大連人都喜歡在廣場漫步、約會，這裡成為了大連人的「城市客廳」。

今天走在大連那廣闊宏偉的廣場上，清新香甜的空氣撲面而來，大人們三三兩兩喁喁細語，小孩子們聯群結隊歡蹦活跳，「大連人有機會在這樣廣、闊、高的空間享受生活，多幸福啊！」

大連地處遼東半島一隅，東瀕黃海，西臨渤海，是一個海濱城市。她的海灘聞名在多（數量多），著名海灘有10個；和近（離市區近），從市區駕車出發，半小時內就可到步；因此，海灘成了大連人不可或缺的好去處。

隨着我的腳丫陷進了大連海灘的細沙，舉目遠眺，陽光下金燦燦的海沙奪目耀眼，如藍寶石般湛藍的大海廣闊無垠，弄潮兒們嘻哈玩鬧的歡笑聲讓我心癢癢的，我決意要與眾同樂。於是，我坐在沙灘上，從環保雙寶袋取出我的熱茶，把酒臨風，喜氣洋洋地舉杯痛飲：「親愛的大連，感謝您，您的清爽亮麗讓我擁有一段悠閒愜意的遊走經歷；您的美和樂，將永誌在我心上！」

■新舊共融的大連市貌。 作者供圖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一起一落是人生

母親節當日勾起了筆者不少回憶。在這裡也補祝同在地球村的每位偉大的媽媽，母親節快樂！身心安康！筆者也向遠在天國的母親說：「媽媽，我愛您，愛您！好愛您呀！」自母親去世後，筆者亦多年不曾主動，不熱衷地呼朋喚友為自己慶祝生日，因深深感到子女的出生日，也是母親的受難日，無意在母親節的日子裡，說些「賺人熱淚」的煽情話，只希望為人子女者，當永記親恩！

東方人士比較重視母親節，女人懷胎十月，生產孩子時被形容如同在「鬼門關」走一般危險，所以在母親節日子到來之前，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「歌頌」母親們的偉大，而《世上只有媽媽好》這首歌曲更是膾炙人口，歌詞裡：「有媽的孩子像個寶……沒媽的孩子像根草，離開媽媽的懷抱，幸福哪裡找……」真是字字句句觸動着每個人的心房。

曾是孤兒的朋友，婚姻尚算美滿，兒女雙全，對子女的愛更是無微不至，夫妻倆雖已屆退休之齡，但為了讓子女的生活過得舒坦些，他們仍以「兼職」繼續工作，直至三年前，兩公婆參加旅行團去了新西蘭，朋友表示坐旅遊巴所經之處，見到的都是馬、牛、羊，數量之多，似是他這生中其中一個「最」了，當時心情非常「鬱悶」，更糟糕的是他們在離開新西蘭前天的晚上，遇上基督城發生地震，經此旅程他抱怨了一段日子，不過自去年香港經歷「黑暴」的摧殘，無差別破壞社會的安寧，不斷地「作妖」，令他反而懷念只見馬牛羊那份恬靜安逸的風景線，其實是非常非常「難得」的。

朋友有感而發地說：「真正體會到何謂『一起一落是人生，一朝一夕是日子』的道理，不會再掏心掏肺地為子女了，失去了常識和人性的他們，應該為自己的人生負起更大的責任！」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他鄉生活

因為疫情，家住美國的朋友來了香港，那邊的家人不讓她回去，怕一來一回反倒容易出事，但她卻擔心在那邊的家人。相信很多人有這種狀況，兩頭掛，總之是忐忑不安！

這是我的一位老友記周麗娟（阿娟）的體會，這兩個月因為好朋友洪國華病逝，作為最要好的姐妹，阿娟無論如何也要回來送她最後一程，傷心送別，遇上疫情全球嚴峻，她被迫留在香港，還好這裡有女兒和孫子，不怕「無家可歸」，倒是留下了老公一個人在美國，只好天天通話，經常視像。

香港是她的老家，既有親人亦有朋友，在「麗的電視」時期的朋友仍有聯絡，陸柱石、劉偉民、屠用雄等等，我也是老朋友了，所以她說日子過得還可以啦！

其實大多數的人都只是要過平安淡定的生活，沒有人要天天見到這裡打，那裡砸，四處搶的！就是這位已經移民的朋友，也覺得儘管這裡是老家，卻已經缺少了老家的安穩和平靜，加上疫情，她是真切地體會到在這老家的人所承受的壓力，是有多大和多艱苦！

在美國生活了這麼久了，又嫁了個美國人，不過她卻告訴我美國老公很聽中國太太的話，很早便戴口罩上街，也不會在街上流連，只會晚上去超市購日用品，而且對中國太太表明，如果特朗普連任，他們便會離開！阿娟知道老公跟自己一條心，老朋友見到他們夫妻感情如此好，都很感恩！她也說希望疫情緩和，世情緩和，能夠盡快飛回去陪伴老公，之後再跟老公回這個老家見老朋友！

世界就是這麼奇特，周麗娟返香港未能回家，另一位朋友卻在加拿大卡加里生活了廿多卅年，忽然下決定從那邊搬去美國，把房子賣掉，戶口搬遷，說忍無可忍，那城市凍得不能再凍，於是張羅了數月，去年底搬過美國準備過新生活，卻「迎」來大疫情，且是世界各地之中最嚴峻的地方，他們只有躲在家中，什麼地方也不敢去，踏踏實實，惶惶恐恐地開始美國新生活！

■一班老友到「圓山」支持復業的何老闆（右一）。 作者供圖

百家廊 鍾倩

野菜奶奶

又到野菜上市的季節，不同種類的野菜亂開一氣爭搶鏡頭，吐露出春的生機。往年這個時候，野菜奶奶早就提着花布兜，出入附近苗圃或校園剜野菜，褲腳沾滿泥巴點子。整個春天她都忙得像迎接什麼重要節日，剜野菜、打槐花、擼榆錢、曬乾菜，經過她的勤勞加工，變成垂涎欲滴的美食。

今年哪怕沒有這場疫情，野菜奶奶也去不成了，她拄上了枴棍，手腕上多了個定位智能手錶。她年近九旬，沒有上過學，但做農活是好把式，家務樣樣做得細，平日裡從來閒不住。這段日子，每天早上睜開眼，我就能聽到她枴棍叩地「篤篤」、「篤篤」的聲響，聽得我心裡些許不安。其實，她拄棍也不習慣，偶爾腿疼得不那麼厲害，她就甩開枴杖，獨自扶着樓道裡的欄杆上下，腳步也變得輕盈。

野菜奶奶很要強，就像地裡拔節躥高的野菜，根韌，粗糲，生命頑強。前些年，我見過她搬着煤氣罐下樓，累得氣喘吁吁，有鄰居上前幫忙抬，她說什麼也不用。早些年她住在前面樓上，和我爺爺一個樓，她的老伴是我爺爺的徒弟，所以經常往爺爺家跑。過中秋節，他拎着半布袋從大集上買來的核桃、大棗進了門，也不見外，坐下自己倒茶喝，喝得差不多了，打個飽嗝就走。他個頭高，嗓門大，喜歡騎一輛大金鹿，坐在上面很顯威風，每次在外面見到我，總是一聲連着一聲喊「小丫頭」。那個時候，我剛上小學，梳着兩個牛角辮，碰見他就躲起來。

印象中，野菜奶奶家裡養過雞，她經常出去撿菜葉，手裡領着一個臉上掛着鼻涕蟲的小女孩。這個小女孩是她的孫女，我在公共澡堂裡也見過，跟着她去洗澡，還有位腿腳不便的老嫗，是她的婆婆。她家裡人口多，活兒自然也多，午後她經常拎着個大包袱，穿過一條馬路，去學校公共水室漿洗衣服。她矮小的背影，在行道樹下搖曳出長長的影子，令人悵惘。野菜奶奶很少出門，老伴上班，負責採買，她在家洗涮、做飯、伺候老小，還餵着一群會下蛋的雞。後來，她搬到我們這座樓上，成為鄰居，我才與她們一家人對上號。生活條件好了，按說她該享清福了，她卻依然勤儉度日，自己發老麵蒸饅頭，從不買着吃。前幾年，老伴患病突然去世，她就像換了個人，很長時間走不出來。一年半載後，她才精神滿面，閒暇時間她就出去撿廢品。兒女勸她很多次：「別撿了，又不缺錢，讓人家說閒話！」她裝作沒聽見。慢慢地，兒女們也理解了她，她是圖個樂趣。

那年春天，她去對過學校遛彎，撿到一個錢包，裡面鼓鼓囊囊，她就坐在操場上等，天黑了也不見人來找。第二天，她又去操場上等失主，心裡急煎煎的，有人見她這麼大年紀，為了等個人被風颳得灰頭土臉，立馬幫她找到保衛處。保安要登記，打開錢包，只見厚厚一沓百元鈔票，一點三千多元，還有幾張銀行卡和名片。後來，輾轉通過名片上電話終於聯繫上失主，對方喜出望外，連說三句沒想到：「當初丟了，我壓根就沒想到能找回！」他拿出現金，硬要塞給野菜奶奶，她用力地又推了回去。臉上的皺紋細細密密地舒展開來，嘴裡喃喃地說道：「找到人我的心就落地了，昨晚一宿不踏實！」直到她走出了很遠，那位失主依然站在原地目送。

野菜奶奶撿來的礦泉水瓶子和廢紙盒，積攢多了她就拉着行李車去回收站賣。她先打好包，過好秤，心裡有個數。有一次，賣廢品回來她覺得不對頭，到了晚上才緩過神來，原來對方少給了她十塊錢。她顧不上吃飯，直奔回收站。開始老闆死不認賬，她氣呼呼地說：「你少給了錢，你做生意不能坑人！」對方良心發現，趕忙補給她了錢。時間久了，哪家秤不好，哪家賣價高，她都記得倍清。廢紙盒捋平壓實後打綑，飲料瓶子倒淨挨個踩扁，發出「嘎啦嘎啦」的震天響，就像朝天放鞭炮。有鄰居見她經常在外面整理廢品，就把自家的廢紙盒送給她，她嚷着不要，後來鄰居心領神會，外出時順手把廢紙盒空瓶子擱在她家儲藏室門口，她沒法再拒絕了。

野菜奶奶為人善良，待人真誠，我親眼見過大雨瓢潑時從外面搶回好幾床曬的被子，那是樓頂年輕住戶家的，去接孩子放學還沒回來；我曾耳聞過她幫隔壁租房的小馬代收過快遞，「大娘，您得簽個字！」「我不會寫字，就畫個圈吧！」她與快遞員對話。我還經常看到她拎着暖水壺，跌跌撞撞去給小區附近的菜販子送水，天冷天熱，風雨無阻……而每年春天，都是她「大顯身手」的時候，包野菜大包子，烙韮菜餅，攤槐花鹹食，做好後都會給四鄰分分，「不值錢的東西，嚐個鮮！」她總是這樣笑着說道。我吃過她送來的麵條菜大包子，老麵頭發酵，純手工製餡，麵皮裡摻了少許玉米麵，看上去外表麻麻窩窩，卻特別好吃，咬一口一包油。我還吃過她烙的菜餅，她聽說我胃不好吃韮菜燒心，就單獨烙茴香苗的菜餅，剛出鍋就連忙送來，菜餅嫩綠泛黃，香氣四溢，忍不住大咬一口，「嘶嘶哈哈」，愈燙嘴愈吃，瞬間有淚水溢出。有一年，她從外面用竹竿勾了一些榆錢回來，洗淨、去梗、濾水，發麵做成榆錢窩窩，給我送來兩個，那是我第一次吃榆錢窩頭，也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窩頭，好像把所有的「金幣」都吞進了肚子裡，感覺這樣才是春天應有的樣子。

由野菜奶奶，我不禁想到作家蔡崇達年過九旬的阿太。她說過，肉體是拿來用的，不是拿來伺候的，如果你整天侍候你這個皮囊，是不會有出息的，只有會用肉體的人才能成才。多年後，他才頓悟阿太的生活觀，「我們的生命本來多輕盈，都是被這肉體和各種慾望的污濁給拖住。」當然，野菜奶奶不會說出類似的人生大道理，她的與人為善和執拗好強，本身就是最好的詮釋。

這個春天，注定不一樣。野菜奶奶拄着枴棍下樓時，戴上了口罩和手套，腳步小心翼翼。我的腦海裡浮現出她從苗圃剜野菜回來的場景，褲腿濺滿泥巴點子，臉上洋溢着層層疊疊的笑容，身上沾着野菜的淡淡清香。那裡面有春天的問候，也有生命的莊嚴。其實，通過野菜奶奶，我踮腳看見了很多善良的人、不屈的人，以及被命運裹挾而咬牙堅守的人，他們如呼啦啦亂開一氣的野菜，很多甚至被人叫不上名來，迎着大風盛開，站成這個春天的風景！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按摩選擇

疫情之下，得知不少按摩店都捱不下去，實屬可惜。

自從限制出入境之後，鄰居說最掛念的是北上做按摩，又吃又喝，按摩由頭到腳，都不過數百元。在香港就不可以了。

因為社會環境，很多按摩店都少了很多生意，疫情之下更沒有人敢光顧，這陣子很多店都叫顧客把套票盡快用完，它們都要結業了，令一眾客人也心酸。

近年，愈來愈多人在家裡買按摩椅或墊，也搶走了不少按摩店客源。放在家中，又方便又省錢。

我們也有按摩器，但還是久不久喜歡人手按摩，附近按摩店為了吸引客人，搞了不少特別項目。例如薑療，會用薑包在身上推拿，都有一點感覺，但我還嫌不夠薑味，不過相信也要遷就不同客人的接受程度吧。然後，他們有奉上羅漢果茶，與薑形成一熱一清熱，甚有趣。有些店引入熱石，放在身上非常舒服，可謂五花八門。

做按摩最重要是手法，有些治療式的，其實按摩時並不舒服，我覺得最有用的按摩師傅其實是正骨師，短短一個小時，要我又趴下，又坐起來，腳又要放不同姿勢，他才能拉扯到個別肌肉和筋脈，有時候我還痛得哇哇叫，但做完之後覺得整個人都像重啟一樣，有時啪好那一剎那，甚至感覺到氣血湧到指尖去，暢快多了。然後，那晚多會睡得很香，這是我的指標之一。

有些則是紓緩為主，不太好的師傅，我會叫他只按鬆盆骨，也不想對方碰頸的位置，只做基本的。有時開着暖墊做，便會呼呼入睡了。

其實自己多做拉筋也是自我按摩，每天也應該做至少十五分鐘。慢慢你會發現什麼位置，自己特別容易移位。若有師傅教（如我剛才說比較好的那位），他應能摸一次就告知你的問題，然後教你拉筋方法，畢竟每個人都有一些很個人的個別問題，自己若能重點做，也勝過幾星期才能找師傅一次。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五月疤

今年真是有些奇怪。

域多利道上的鳳凰木，漸次有了花朵。這是我第一次用「漸次」來描摹鳳凰花開。以往，它靜默而隱忍，看着周邊的木棉、杜鵑、黃花風鈴木，競相爭奪春色的寵愛。直到初夏，驕陽似火，一夕之間把它藏匿在羽葉下的所有花蕾集體點燃。滿目蒼翠，一樹勝火，便把春日裡的杏花微雨和深淺桃紅，都拋到了九霄雲外。最近幾日，沿着域多利道來來回回走了好幾趟，逐一尋訪了散落在沿途山道上的那幾十棵鳳凰木，竟無一株堪稱繁花滿枝。人有三衰六旺，天道輪迴，草木亦必有其盛衰更替，也算不上奇怪。

新落成的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區，是域多利道上的一處新風景。面朝一望無際的壯闊南海，一座半弧形的玻璃廊橋，架在原址上的歷史建築群「白屋」之上，輕盈妥帖。廊橋之下，是視野最好的觀海台。緊貼着觀海台臨海而生的幾棵鳳凰木，今年的花也開得差強人意。不過，有萬頃碧波在旁，羽葉紅花，亭亭如蓋，仍是不可多得的風景。

駐足於此，有一枝盛開的鳳凰花，恰巧懸在眼前。色澤正紅，美艷張揚，是最恣意的綻放，也是最短暫的繁盛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愈是極致，愈見生命的脆弱。

想起每年給薔薇修枝，在它的主枝上留了幾個拇指大小的疤。起初還有汁液滲出來，過了兩個禮拜，便結成一個圓痂。半年過去了，深紫色的痂早已脫落，淡成一個淺淺的圓痕。光陰婆娑，風霜拉朽，終於貌似抹平，可以視若無睹了。植物的疤痕與人生際遇上的劃痕，異曲同工。時間地點上的偶然勾連，會讓記憶裡撕心裂肺的痛，閃回式的作出提醒，即便疤淡成痕，曾經的刻骨銘心，終究無法當做沒有發生過。

在我的年輪裡，五月份就是這樣一個疤。多年之前，在這樣的高溫裡，戴着噴灑過高濃度白酒的口罩，也掩蓋不了曠野裡瀰漫着的屍臭。穿過大片大片的板房區，聽許許多多個普通人，面無表情地講述家破人亡的瞬間。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，片刻之間就徵用了最寶貴最卑微的生命。宇宙洪荒，人力渺小，颶風旋過微塵。活下去的勇氣和努力奮鬥的意義，脆弱成一捏即刻碎成殘渣的枯葉。衰敗的人生，跟年齡財富甚至跟容顏都無關，頹喪到意志全無。

從災難和創傷裡掙扎着活下去的人，除了生死都是稀鬆平常。人生的缺憾不會因為活下去朝前看，就會重新滿圓。路過一條清澈的河，你很想脫了鞋子站在水裡，想像清涼從腳底攀上頭頂的愜意。你記着趕路，狠心忍住匆匆過河而去。這條河，從此便長久地流淌在你的腦海裡。或許在迴光返照的剎那間，還會有它的一幀影像。

最珍惜最惦念最想擁有的人和事，失之交臂就是不可彌補，擦肩而過便是終生遺憾。

祥林嫂一遍一遍的講述，並不是需要同情，也不一定需要有人傾聽，更不是希望得到撫慰。只是一種毫無選擇活下去的辦法。痛苦，每講述一遍，記憶便會模糊一分。麻木也只是要掙扎着活下去的積極態度。

每每到了五月，這看似淡去的疤痕，總要告訴你：許多年過去了，人們說陳年舊事可以被埋葬，然而我終於明白這是錯的，因為往事會自行爬上來。

■照片是開在域多利道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區觀景台邊的鳳凰花。 作者供圖